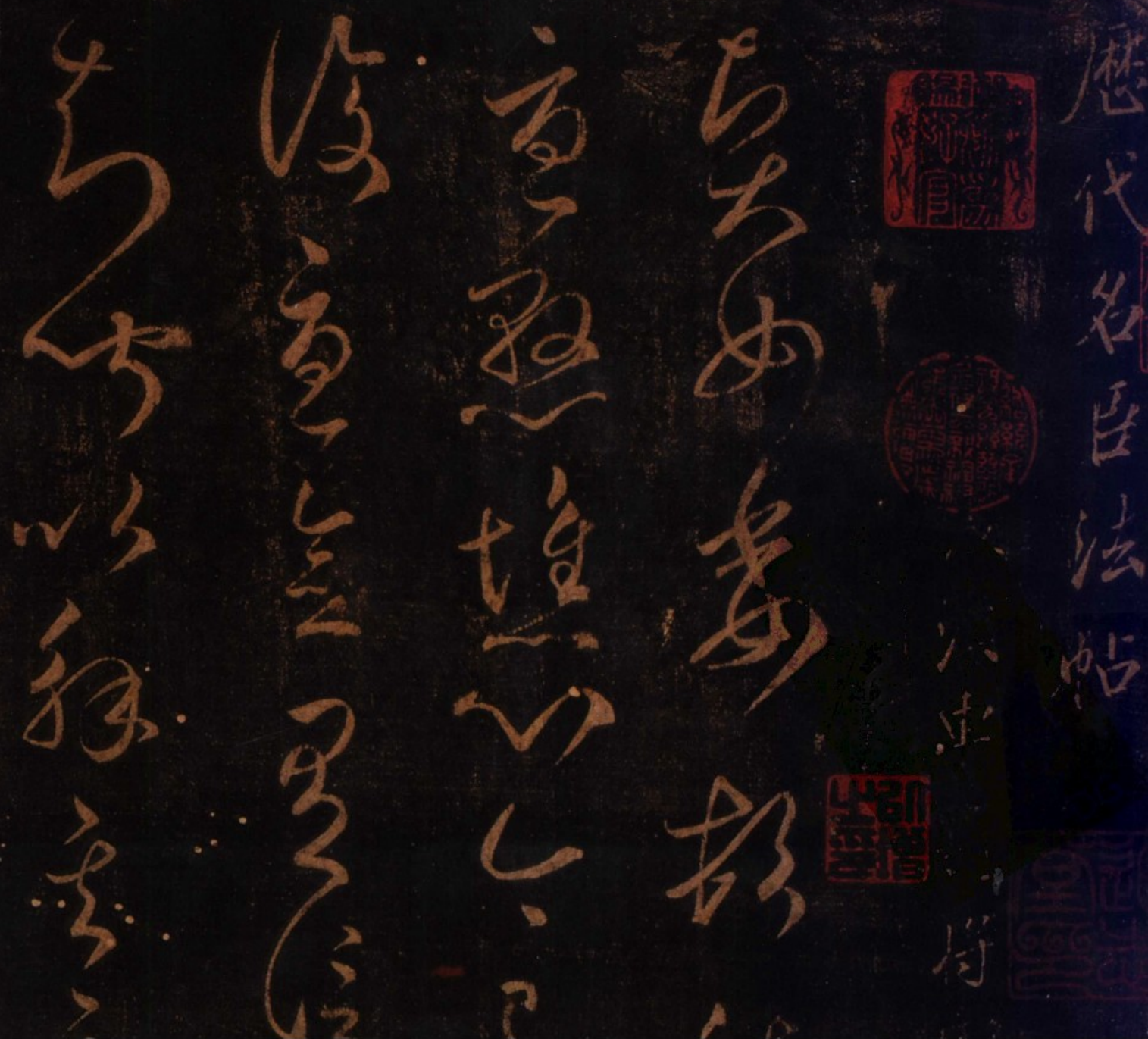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

宋 大觀帖

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

3

宋 大觀帖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法帖全集·宋大觀帖·第三冊

啓功 王靖憲 主編

—武漢：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.3

(中國美術分類全集)

ISBN 7-5394-1044-2

I.中...

II.①啓...②王...

III.漢字—法帖—中國—宋代

IV.J292.2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0)第42100號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·第三冊

宋大觀帖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

主編 啓功 王靖憲

責任編輯 余瀾

出版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

發行者 地址 武漢市武昌黃鵬路75號

電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

<http://www.hbapress.com.cn>

E-mail: hbapress@public.wh.hb.cn

制版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者 利豐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版次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印張 23印張

書號 ISBN 7-5394-1044-2/J·955

國內版定價 (全套)陸仟捌佰圓(本冊)叁佰玖拾圓

版權所有

《中國法帖全集》編輯委員會

主 編

啓 功（中央文史館館長）

副主編

王靖憲（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審）

編 委

馮芳華（湖北美術出版社社長 編審）

余 瀾（常務）（湖北美術出版社副社長 編審）

顧 問

楊 新（故宮博物院 研究員）

汪慶正（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）

凡例

- 一 《中國法帖全集》選編中國古代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各類著名的法帖。編排分叢帖和單冊帖兩大類，以摹刻時代先後為序。個別叢帖因篇幅安排，略有調整。
- 二 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，翻刻本具有價值者，酌選其部分以供參考。偽刻本概不收入。
- 三 各種單冊帖系統繁雜，其源流難於確定者，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刻本和善本，其他轉相翻刻或偽托者概不收入。
- 四 每冊包括：總目、子目、圖版及論述該帖的論文等。
- 五 全集末卷為全集總目、子目索引、作者索引以及歷代法帖叙錄等資料。
- 六 本冊為存世宋刻宋拓《大觀帖》的原刻本。

《大觀帖》叙略

王靖憲

一、《大觀帖》的摹刻

二、《大觀帖》改正《淳化閣帖》的情況

三、《大觀帖》的拓本和流傳情況

四、《大觀帖》的翻刻本和偽本

五、現存原刻《大觀帖》的情況

六、歷代對《大觀帖》的評價

《大觀帖》因刻於宋徽宗大觀年間故名，帖摹置於太清樓，所以又稱《太清樓帖》，或稱《大觀太清樓帖》，為宋代著名叢帖。

一、《大觀帖》的摹刻

宋大觀初年，徽宗趙佶鑒於太宗時所摹刻的《淳化祕閣法帖》（簡稱《淳化閣帖》或稱《閣帖》）年久板裂（一說元祐間板被火焚），不可復拓；又因《閣帖》的編次、勾摹，都有不少謬誤，因此在大觀三年（一一〇九年），詔依《淳化閣帖》重為摹刻，並出御府所藏墨迹，更定部分次序和錯誤，勾摹上石，刻成法帖十卷。每卷末刻『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』楷書二行，以別於《淳化閣帖》。其摹刻情況記載於宋人著作中，見有陳思《寶刻叢編》中施宿《大觀帖釋文叙》：

大觀初，徽宗視《淳化帖》板已皴裂，而王著一時標題多誤，臨摹或失真。詔出墨迹更定

匯次，訂其筆意，仍俾蔡京書簽及卷首，刊石太清樓下。(一)

又宋曾宏父《石刻鋪叙》卷上：

大觀帖，徽宗視《淳化帖》石已皴裂，且王著標題多誤，詔出墨迹，更定匯次。較《淳化》所刻，非若《絳帖》，它有去取增減，祇並武帝一帖合於西晉武帝帖後，擇七卷右軍帖內誤入智永書，列在第五卷，合首卷古帖三段並而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上之類，使先後次序不紊，追名臣帖亦然。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，刊石太清樓下。此正國朝盛時，典章文物粲然備具，百工技藝咸精，其能視《淳化》草創之始，自然不同。且當時盡出原藏真帖臨摹，定其舛誤，非若外方，但因石刻翻刊。京雖驕吝，字學恐出王著右，是《大觀》之本愈於《淳化》明矣。

又宋曹士冕《法帖譜系》：

《大觀太清樓帖》，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，字行稍高，而先後之次與《淳化帖》小異。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，或疑用真迹摹刻。凡標題皆蔡京所書，卷尾題云：『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。』而又以建中靖國《祕閣續帖》十卷，易其標題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，以為後帖。又刻孫過庭草《書譜》及貞觀《十七帖》，總為二十二卷。吾家收宣、政間所拓前十卷，字畫有鋒芒，且無損缺。開禧以後，有權場中來者，已磨去『亮』字矣。

以上為宋人關於《大觀帖》之摹刻的記載。元陶宗儀《南邨輟耕錄》(卷十五)、明王世貞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等所載，大都依據宋人記載，無新資料。現將各家所載及傳世《大觀帖》考察綜述如次，以見《大觀帖》摹刻之概況。

一、《大觀帖》刻於宋徽宗大觀三年正月一日，是奉宋徽宗的旨意摹勒於太清樓。帖摹勒於石上，這是鑒於《淳化閣帖》刻於木板，年久容易皴裂，而木板捶拓日久字迹也易於模糊變形。《淳化閣帖》刻於北宋初年，當時處於草創時期，摹勒鐫刻不很精工。到徽宗時，『典章文物粲然備具，百工技藝咸精』，因此《大觀帖》的勾摹鐫刻，超過宋初的《淳化閣帖》。

二、《大觀帖》是用御府珍藏的墨迹摹勒，和當時的《絳帖》、《潭帖》等法帖，以《閣帖》拓本來勾摹鐫刻大不相同。宋人對此已有評價，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三說：『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，藏於家，為絳本。慶曆間，劉丞相沆知潭州，亦令僧希白摹於州廨，為潭本。絳本雜以五代近

世人書，微出鋒。希白自善書，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。元祐間，徐王府^{〔二〕}又取閣本刻於木板，無甚精彩。』以刻本再行摹刻，當然很難超過原刻本。《潭帖》，歷代書家曾稱贊其能得晉人風韻，但與原墨迹是否相近則無從證明。徽宗在摹刻《大觀帖》時採用原墨迹，這樣有條件使刻本接近原作。同時也能依據墨迹，改正《淳化閣帖》在摹勒上的失誤，所以《大觀帖》的摹刻能超出《淳化閣帖》之上，與以墨迹摹刻有很大的關係。

三、《大觀帖》的內容基本上和《淳化閣帖》相同，增減的地方很少，其分卷亦和《淳化閣帖》少異。《大觀帖》為什麼不重新增刪編纂？這可能是由於《淳化閣帖》為太宗所欽定，而《淳化》所未收的墨迹，已有《元祐祕閣續帖》摹刻，不便重行編纂，況《淳化閣帖》板已皴裂，不能捶拓，所以以《閣帖》為依據重刻，又能改正原《閣帖》的失誤，可謂一舉而兩得。

四、《大觀帖》每板約高出《閣帖》寸餘，每行多刻一、二、三字不等。每板前上部小字題寫卷數，中部題板數，下部刻刻工姓名。現在傳世的《大觀帖》，多數在裝裱時紙邊被裁去，因此不見卷數、板數和刻工姓名。清翁方綱說：『《大觀》原石之前靠邊下側有細楷書臣某某，蓋當時刻工姓名，即於每石之邊側記之。以余所見，如第二卷第三石是《宣示帖》之第六行，度其二字右外「臣張長吉、臣張仲文」八字。春湖（李宗瀚）所購王昇洲（王世貞）之三卷，及余所藏第六卷，邊皆有刻工姓名，而其每石邊多磨損處，尚有不能盡辨者。』（見《復初齋文集》卷八）又清張廷濟云：『辛巳之夏，老友趙晉齋寄余《大觀帖》殘本百餘番，摹拓精良，楮墨純古，《宣示表》第五第六兩行間有「臣張長吉、張仲文」七字，楷法極精，僅他本曾未之見。此亦原刻之證。』又《大觀帖》原刻世間尚多拓本，唯裝匠視前後細款無關緊要，率剪割棄去，余家藏是帖或全或殘，共得三部，皆坐此病。』（見《清儀閣題跋》中《大觀帖》原刻殘缺條）

五、《大觀帖》之卷首、標題及每卷末尾題記，均為蔡京所書。但又有劉燾、宋徽宗所書之說，其實宋人著作已明言，從書法本身看為蔡京所書，已無可辯駁。

六、據記載，徽宗又以《元祐祕閣續帖》、《大觀帖》及孫過庭《書譜》、王羲之《十七帖》四種合成二十二卷，總稱《太清樓帖》。其事見宋曹士冕《法帖譜系》：『又以建中靖國《祕閣續帖》十卷，易其標題，去其歲月，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，又刻孫過庭草《書譜》及貞觀《十七帖》，總為二十二

卷。』又元袁桷《清容集》：『元祐間詔以祕閣舊迹《淳化》所未臨摹者，命劉燾無言董其事，為《續帖》十卷。至建中靖國畢工後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，去無言所題，命京改題，通為二十二卷，後復有孫過庭《書譜》，今世號為《太清樓帖》是也。』案《祕閣續帖》，《石刻鋪叙》謂：『元祐五年庚午四月祕省乞以《淳化閣帖》所未刻前代遺墨入石，有旨從之，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，歷十一年，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。摹寫者待詔邵彰，上其事者，祕書少監鄧洵武、孫諤也。首卷晉唐帝后者，二卷三卷悉王羲之書，四卷又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筆，五又所書《黃庭經》、《樂毅論》、《蘭亭叙》，六又其家寶章集，七卷乃晉索靖所書《月儀》，八則虞世南、賀知章、柳公權帖，後則無名人帖，九則李懷琳書《嵇康絕交書》，末卷唐無名人所書《月儀》，諸帖多不入此刻。蓋徽宗朝此帖方成，諸郡翻本歲月在前，惟《鼎帖》刊在紹興，故得取以攬入卷帙。』案將《元祐祕閣續帖》、《大觀帖》及《書譜》、《十七帖》合並稱《太清樓帖》：『元祐祕閣續帖』始刻於宋哲宗（趙煦）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年）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年）歷十一年始刻成。後八年（大觀三年，一一一三年）始刻《大觀帖》，《大觀帖》版高於《淳化閣帖》，是否依《元祐祕閣續帖》尺寸來定，則不得知。《續帖》未見全帙，傳世有《宋拓索靖月儀帖》，實為《續帖》之第七卷，首題『祕閣續帖卷第□』，僅見石印本未見原帖拓本，不知帖之高度，兩者是否相等。清程文榮《南邨帖考》卷二『元祐祕閣續法帖』條據宋黃庭堅《山谷集》、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、姜夔《絳帖平》、王應麟《玉海》，元袁桷《清容集》等書記載，《續帖》為劉無言（劉燾）所為。又據《清容集》，帖名亦劉無言所題。又宋趙希鵠《洞天清祿集》云：『元祐中奉旨以《淳化閣帖》之外續所得真迹，刻《續法帖》，元本在禁中，後遷太清樓。』又《法帖譜系》云：『又以建中靖國《祕閣續帖》十卷，易其標題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，以為後帖。』又清何義門批注《石刻鋪叙》云：『《續帖》行最高，曾見殘本卷首，字瘦勁而欹側，亦必蔡京之為也。』根據以上資料，將《大觀帖》和《元祐祕閣續帖》合成前後帖，又刻《書譜》和《十七帖》共計二十二卷，稱為《太清樓帖》。同時移禁中《續帖》共置太清樓，並將劉無言的標題和帖尾題記鏤去，改由蔡京書寫，此事當在《大觀帖》刻成後。

合成《太清樓帖》的四種帖，各帖仍按原帖名，標目各仍其舊，可分可合。所以程文榮說：『著錄各家各隨所見，不皆全帖，故言人人殊。』明乎此，可知《大觀帖》和《元祐祕閣續帖》的關係，

所謂《太清樓帖》是四帖湊合而成。

《大觀帖》的摹勒出自誰手，宋人著作似無明確記載。元陳繹曾《翰林要訣》說：『《大觀帖》，《淳化》之弟，蔡京模刻。京沉酣富貴，恣意粗率，筆偏手縱，非復古意，賴刻手精工，猶勝他帖耳。』又明范大澈《碑帖紀證》說：『《太清樓帖》大觀三年蔡京奉旨摹刻《淳化閣》本於太清樓，比閣本高二字，而稍有前後之不同，然京恣意鉤摹，雖有豐神，而欠渾厚。』明王世貞《弇州山人續稿》卷一六六引汪大象之說謂『《淳化閣帖》化身為《潭》、《絳》、《泉》、《汝》、《戲魚》、《井欄》，往往不脫本來面目。獨《太清樓帖》及遜功帝出祕府墨迹，令劉無言輩摹勒登石者。《閣帖》則出王著手，著精於法，故形色不爽；無言妙於勢，故風韻尤勝□人。』翁方綱也認為《大觀帖》是劉無言所摹（見《復初齋文集》）。明董其昌《容臺別集》卷一《題大觀帖》中說：『《大觀帖》，宋徽宗以《閣帖》摹本出王著手，未為精確，詔龍大淵等重將禁中所藏真迹刻石，標題官閱亦有改定，蔡元長之筆也，評書者謂在《淳化帖》之上。』據以上記載《大觀帖》之摹勒者有蔡京、劉無言、龍大淵等三說。蔡京曾題署標題及尾記，而無摹勒的標記。劉無言曾摹勒過《元祐祕閣續帖》，明人所云劉無言為《大觀帖》的摹勒者，可能由此而推測，其實亦無確據。所以明孫鑛說：『此帖不知何人所摹，或蔡京，或劉燾（劉無言），難以臆斷。』（見《書畫題跋》卷二）

《大觀帖》係出御府墨迹摹勒，自宋代以來均無疑義，近代帖學家張伯英卻提出疑問，他說：『《太清樓》之帖與《淳化》同，而字行稍高，次序略有更易。宋曹士冕、曾宏父皆云出內府真迹審定重鐫，然其行次與《長沙帖》悉同。《長沙帖》即《潭帖》，慶曆時刻，在《大觀》以前，疑《太清樓》即依《潭帖》重刻，未必摹自墨迹。元遺山詩：「詩家亦有《長沙帖》，莫作宣和閣本看。」曾見《潭帖》長沙碑匠家本之首卷，初以為《太清樓》，以《石刻鋪敘》考之，乃為《潭帖》。惜全帙不復可得，無以核兩本之同異，而《太清》出《長沙》則無疑義，元詩其明證矣。』^{〔四〕}案此說根據不足。首先宋人記錄法帖專著如施宿《大觀帖總釋序》、曾宏父《石刻鋪敘》、曹士冕《法帖譜系》，均說用御府真迹直接摹勒。曾、曹二人著作，均著錄《長沙帖》（即《潭帖》），都沒有論及《大觀帖》摹自《長沙帖》的記錄。他們都見過《長沙帖》和《大觀帖》，如果《大觀帖》摹自《長沙帖》，在論述時不可能不提及。其次，自宋至元明，《潭帖》尚有流傳，學者無一人提到《大觀帖》摹自《長沙帖》之說，而元好

問此詩，可作多種理解，詩家比興，本不關考證根據。第三，宋徽宗趙佶精於書學，對書法藝術有很高的鑒賞力，他重刻《淳化閣帖》（即《大觀帖》），當時內府收藏《閣帖》的底本原墨迹並無散佚，摹刻時不用墨迹而假借於《長沙帖》（《長沙帖》係重模《淳化閣帖》），這是有乖於常理。可知《大觀帖》決非摹自《長沙帖》。

二、《大觀帖》改正《淳化閣帖》的情況

《大觀帖》的摹勒，是由於《淳化閣帖》年久板裂，而《閣帖》摹刻者王著所定的標題多誤，書迹的鈎摹亦有失真之處。那麼《大觀帖》和《淳化閣帖》相比較，《大觀帖》作了那些改正呢？歷代學者對此作過比勘和研究，其改正的情況約分：

一、改正標題的失誤和時代錯排。宋曾宏父在所著《石刻鋪叙》中，將《淳化閣帖》和《大觀帖》的標題並列作了比較。如第一卷歷代帝王法帖，將帝和王的排列紊亂，改為帝在先王在後，並按時代次序重為排列。原東晉文孝王，《閣帖》列在西晉武帝前，《大觀》列在最後王的部分。其他各帝、王均按朝代次序重為排列。並在帝、王前都加上朝代。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卷歷代名臣法帖，無官銜的加上官職名稱，官職錯誤的作了更正。如崔子玉改作後漢車騎將軍崔子玉；吳刺史皇象，改為吳青州刺史皇象等等。同時又將前後次序按其所處時代作了調整，將無姓名的古法帖列在最後。此外將《閣帖》中姓名的錯誤作更正，如庾亮原誤為庾元亮。按庾亮字元規，未有名庾元亮的。王徽之為王羲之第五子，仕至黃門侍郎，《閣帖》作「黃門郎」，誤，《大觀帖》更正。

《大觀帖》基本上按《閣帖》所選各帖摹刻，但並不是沒有增刪。如王獻之《授衣帖》增補四十三字，其他增刪之處尚不少。清翁方綱指出第六卷王羲之書有《庾丹楊》一帖，為《閣帖》所無。

《大觀帖》改正了《淳化閣帖》鈎摹上的錯誤。清代王澐的《閣帖考正》，翁方綱的《大觀帖》眉批，近人容庚的《淳化祕閣法帖考》^{〔五〕}都曾將兩帖對勘研究。現擇要以見《大觀帖》改正《淳化閣帖》在墨迹上的摹失。清王澐《閣帖考正》云：

卷一，梁武帝書《腳氣帖》中『二謝』二字，其謝字有失筆，《大觀》摹正。

唐太宗《藝韞多材帖》，《大觀》末有『十五日』三字，《閣帖》失摹。

卷四，梁蕭子云書《列子帖》第三章，『取也與也』下，《大觀》無『失其所也』四字。

卷七，王羲之書《向亦得萬書帖》，『備半』當是『備悉』，《大觀》摹正，《淳化》摹失。

卷八，王羲之書《阮郎帖》『復助且』三字，《淳化》鈎模皆有失，《大觀》摹正。

《大觀帖》在摹刻中也有失誤的。《閣帖考正》指出，如第七卷王羲之書《桓公當陽帖》，『蔡公』二字多一畫，當是作書時筆畫偶誤，或模拓有失。

容庚在《淳化祕閣法帖考》中認為《大觀》改正《閣帖》的失誤，可以分為下列幾個方面：

一、帖之誤摹者。以《大觀》校《閣帖》，得見《閣帖》之誤摹者甚多。（但他認為祖本《閣帖》不得而見，所見大抵為明代翻本，指摘其誤摹，祖本未必如是，不足以昭折服。）如第二卷王導《改朔帖》，《釋文考異》云：『朔』，《淳化》摹可疑，《大觀》摹正。『傷』，《大觀》摹正立人。

二、帖之側注移入正文者。如第五卷《移屋帖》云：『空園中彌宜移三間屋，故當不甚難，重復粗畫圖如別耳。』文義不通。《大觀帖》則作『空園中彌宜重復粗畫圖，如別移三間屋，故當不甚難耳』。王澐云：『移三間屋九字差小，僅及前後之半，當是於行間添注，摹勒時誤以入行，又不詳文義，故兩行互易耳。』

三、帖之分合錯誤者。帖之分合，頗屬難定。以《大觀》校《淳化》，有二帖相連者，如第二卷鍾繇《白騎》與《常患》；第五卷張旭《晚復》與《十五日》；第七卷王羲之《桓公》及《謝光祿》，《舍子》與《四紙飛白》；第八卷《運民》與《勞人》，《縣戶》與《轉佳》。有三帖相連者，如第八卷《丘令》、《謝生》與《東旋》，《采菊》、《增慨》與《再為》，餘每仍其舊貫。……其錯誤之甚者，莫若第七卷《離不》及《愛為》兩帖。《離不帖》云：『離不可居，叔當西耶，遲知問。』《愛為帖》云：『愛為上，臨書但有惆悵。知足下行至吳，念遺。』可謂不知所云。其間復隔以《清晏》、《朱處仁》兩帖。校以《十七帖》及《大觀帖》，乃知為：『知足下行至吳，念違離不可居，叔當西耶遲知問。』一為：『吾服食久，猶為劣劣。大都比之年時，為復可。足下保愛為上，臨書但有惆悵。』截第一帖之頭，續第二帖之足，而第二帖之頭又不知何處去，乖謬至此，匪夷所思。第十卷《玄度何來帖》，以《大

觀帖》校之，乃知第十行與第十一行互易。

四、本帖之重出者。第五卷《敬祖》、《鄱陽》兩帖，《大觀》刪去。第九卷《思戀帖》，下復重出，末缺靜獻之，語未完，《大觀》刪後者。第九卷《冠軍帖》於第十卷復重出，字略大，《大觀》刪去第十卷者。

從以上例證來看，《大觀帖》以墨迹為根據，摹勒時的確更正了《淳化閣帖》的不少錯誤。誠然，《大觀帖》雖據墨迹辨識摹勒，但仍有一些失誤和重出者。這在摹勒上是很難免的。總之，《大觀帖》和《淳化閣帖》相校，《大觀帖》的摹失要比《淳化閣帖》少得多。所以清翁方綱細校兩帖後說：『《大觀帖》實勝於《淳化》初刻。』（見《大觀帖》第六卷題跋）

在鈎摹鐫刻上，《大觀帖》和《淳化閣帖》風格略有差別，《淳化閣帖》論者所謂有一種『樸氣』，〔六〕這是和北宋初年書風的影響有關，摹者自覺或不自覺所形成的。宋黃長齋跋《十七帖》以為王著『勒石勢殊疏拙』（見《東觀餘論》）。清孫承澤說有『樸氣』。翁方綱謂以『疎拙』二字評《淳化閣帖》可謂神鑒，與孫承澤之評實相表裡。《大觀帖》摹刻精工細膩，十分注意筆鋒使轉和筆畫的承接關係，鐫刻都是國工，技藝高超，正如宋曾宏父所謂『此正國朝盛時，典章文物燦然備具，百工技藝咸精，其能視淳化草創之始自然不同。』（見《石刻鋪敘》）明董其昌也說徽宗大觀年，金石之工，較《淳化閣帖》更勝。（見《容臺別集》卷五）

三、《大觀帖》的拓本和流傳情況

《大觀帖》每卷後刻『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』。但不知《大觀帖》是在這一年間始摹刻，還是在這年刻成。《大觀帖》刻成後，宋徽宗頗為珍愛，當時捶拓不多，所以流傳徽宗時拓本極為稀少。明王世貞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一三三說《大觀帖》『摹拓精妙，不減《淳化閣帖》，而世少傳者，徽宗故祕愛之』。相傳初拓用澄心堂紙，李廷珪墨。清姚際恆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記載：『《大觀帖》第一、第十兩卷，皆宋裝。歷為紹興周禹錫、錢子方、姜匯思所藏。第一卷有賈』

似道魏國公印，前後有元世祖「翰林國史院官書」合縫長印，及明晉府收藏諸印，係大觀初拓本，真澄心堂紙、李廷珪墨所拓者，精采奕奕射人。……恆案：旁又有「何彬背造」四小字，乃賈氏裝潢匠名。……今此帖已四百餘年，尚不蒸動。『這是《大觀帖》初拓本的面貌。《大觀帖》刻成十七年後，靖康二年（一一二七年）北宋敗亡於金，徽宗、欽宗被俘，原在東京（開封）的《大觀帖》原石不知下落。《石刻鋪叙》說「經靖康虜禍，新舊二刻莫知存亡」。所說「新舊二刻」是指《大觀帖》和《淳化閣帖》。這時《大觀帖》在很長時間未見有拓本。直至南宋開禧後（一二〇五年至一二〇七年），始有拓本在『榷場』中出現。紹興和議以後，宋、金開始在沿邊地帶陸續設立許多『榷場』以管理商業來往，這時從北方運來經過榷場的《大觀帖》拓本稱為『榷場本』。翁方綱在題《大觀帖榷場本》中說：『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』云：自紹興通和後，始置榷場，升盱眙縣為軍，凡榷場之法，商人皆百千以下者，十人為保，留其貨之半在場，以其半赴泗洲榷場博易，俟其百物還，復易其半以往，大拘之以竣北賈之來。而金亦置蔡、泗、唐、鄧諸場，皆以盱眙為準，其間又屢罷屢復，蓋宋與金雖通使，而兩國之界禁尚嚴，榷場之官為禁令以拘制之，自南渡後至開禧間已七八十年，而榷場尚無此帖也。開禧以後，則二國之勢皆已垂弱，度其邊市禁令未必能如曩日之嚴阻，於是百貨雜存，而此帖漸通耳。曾宏父以垂老之年，家居既久，尚未必知有榷場本也。』這是在南宋末期榷場本流傳的情況，榷場本其實是金拓本，這時第三卷庾亮的亮字，和帖中亮字均已磨去，是避金主完顏亮的諱。宋曹士冕《法帖譜系》說：『吾家收宣、政間所拓前十卷（指《大觀帖》），字畫有鋒芒，且無損缺。開禧以後，有榷場中來者，已磨去亮字矣。』據翁方綱鑒定：『亮字雖磨去，而其頂及腳微微尚露畫痕。』後代鑒定《大觀帖》拓本之先後，均以此亮字為依據。又榷場本石邊多有損泐，可能是帖石北運時途中所損。《大觀帖》自金後似沒有拓本的記載，大概金亡後，石被埋沒不知下落，以致沒有拓本。

流傳宋拓《大觀帖》有黃紙和白紙的區分，黃紙為淡黃色的藤紙，墨色深重，發出一種帶紫光的色彩。白紙為白麻紙，紙質綿密，蠟光潔，墨色如漆，也有一種用極淡的墨拓成。據孫承澤《庚子銷夏記》記載：『宋拓《大觀帖》有黃白紙二種，所見不一。而黃紙者止見一部，字法精妙，宛如手書，乃徽宗賜宰相余深者。』

《大觀帖》拓本雖少，但據記載明清以來收藏者仍不在少數，可是十卷完整者不多。明王穉登謂：『《太清樓帖》（即《大觀帖》）世所傳寥寥不多得，余所見華中甫第五至第九，丹陽孫氏第二第三，唐玄卿本是七卷，象先所蓄乃一至四耳。』（見翁方綱《大觀帖》第六卷所錄）又翁方綱記錄《大觀帖》舊本得於見聞的據說有：晉藩本（全）、李伯玉本（存二）、華中甫本（存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）、丹陽孫氏本（存二、三）、楊太素本（不知其次）、江陰夏茂卿本（想亦不全）、王弇州本即董香光本（存一、二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十，今得見其二、四、五）、汪象先本（存一、二、三、四）、馮涿鹿本（未知全不）、孫退谷本即王華亭本（用數種補全）、王鐵山本（存五）、儲宜興本（存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）、徐擅長揚州所得本（存一、二）、擅長所見成雲洞本（不知其次），計得十四種。

近人林志鈞著《帖考》，其中《大觀帖考》著錄歷代流傳拓本有：全者五家，不全者二十家。全者：一、明晉藩本，為石邊未損之本。二、明江陰夏茂卿本。所藏宋拓《大觀帖》為朱湖莊孫氏舊藏，流傳有據。三、清初涿鹿馮銓本。據翁方綱記載，為初拓足本，墨光如古漆。四、清孫承澤藏本。見《庚子銷夏記》，十卷乃先後湊集而成，並非同時拓本，第九卷為白麻紙，餘為宋徽宗賜宰相余深所藏本。五、常熟邵氏本。見邵松年《古緣萃錄》卷十八，首冊有錢大昕隸書題首。翁方綱跋謂：『此原石宋羅紋紙拓，榷場本也。每卷有睿思殿印，是當時思陵訪購榷場初磨去亮字之善本也，未有賈似道印。』林志鈞認為此十卷傳授未明，疑非原刻。

非全帙者有：一、朱忠僖本，第二、四、五、八、十，凡五卷。其中四卷淡墨拓，一卷墨黑，見王世貞記。二、唐玄卿本，七卷，見王百穀、王世貞記。三、華中甫本，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凡五卷。四、丹陽孫氏本，第二、三凡兩卷。五、汪象先本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凡四卷。六、姚江楊太素本，第七卷。七、李伯玉本，第二卷。八、王弇州本，第二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十凡六卷。九、董香光本，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十凡七卷，除第一卷後補，餘皆為王弇州所藏本。十、袁尚之本，卷數未詳。十一、顧汝和本，卷數不詳。十二、秦郵王鐵山本，第五卷。十三、宜興儲汜雲本，第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凡七卷。十四、成雲洞本，卷數未詳。十五、徐擅長本，第一、二兩卷，第二卷重刻本。十六、劉雪舟借本，與王華亭本同。十七、翁覃溪本，第六卷，榷場殘本。十八、郭華野本，一冊。十九、張叔未本，第九卷。二十、張簡安本，第七卷。

以上為見諸記載的《大觀帖》原刻本的收藏情況，其中互有重複。

四、《大觀帖》的翻刻和偽本

《大觀帖》在宋時未見有翻刻本。明李日華說：『《大觀帖》無翻拓者，所傳大抵皆當時拓本。』（見《六硯齋二筆》）《大觀帖》刻於徽宗大觀三年，十餘年後徽宗被俘，大觀三年到北宋亡其間《大觀帖》決無翻刻。至南宋開禧年間始有榷場本流行，終南宋之季，未見有《大觀帖》翻刻本的記載。榷場本中有精粗二種不同的拓本，因此有人懷疑《大觀帖》在金代北國有翻刻本。精粗二種拓本，清時經翁方綱鑒定為同拓自原石，他認為：『榷場本拓墨有精粗，並非二本。』但無亮字本，也並不是翻刻本，他說：『考海陵之立，在紹興十九年己巳，其卒在三十二年辛巳，其時去靖康之亂才三十餘年，去大觀刻石之歲才五十年，石刻猶新，必無翻摹之事。假使即有翻摹之坊賈，試問其為北賈乎？南賈乎？如北賈，則必別刻一石，中間直無此亮字矣，曷為而有磨石未淨之痕也？如南賈則宋朝不諱亮字，曷為而避亮字也？只此二語，則是本之為《大觀》真石，灼然無疑者矣。』（見《復初齋文集》卷二八）因精粗兩本都有亮字磨去的痕迹，翁方綱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。王澐翁的題跋也說：『當時尚方過江，榷場工墨有精粗，遂成二物，此帖實未嘗再勒也。』翁方綱認為王澐翁此語可作為《大觀帖》在宋代未經翻刻的定論。

近人張彥生《善本碑帖錄》卻記有『金翻刻本』。他說：『此帖乃金翻刻本，極佳。三卷庾亮字未刻，避金完顏亮諱。又名榷場本，石邊未刻小字人名。』又說：『金刻《大觀帖》傳世很少，所見一翁同龢跋藏本不全，不知所在。一廣州進陳氏本。以上二殘本全有卷三，亮字未刻本，石有斷殘。』通常以為亮字未刻疑為金刻，但後代翻刻也有可能據已鏤亮字之榷場本翻刻，亮字已鏤，摹者勾摹無從依據，遂空此亮字不刻，因未見此種拓本，錄以存疑。

王壯弘《帖學舉要》記有元顧玉山刻本。但未見此翻刻本。

《大觀帖》的翻刻，至明代始大盛。明代《大觀帖》為坊賈所輾轉相摹，翻刻本遂多，據徐擅長

跋《大觀帖》，所見翻本有六種之多。《善本碑帖錄》記明翻本較佳者有一種為石邊有小字人名。翻刻本中有一種字里行間，刻有『龍大淵』等小字，刻本極劣。《帖學舉要》引清徐乾學的記載，明清《大觀帖》的翻刻有：褚宜興本、王鐵山本、王華亭本、成雲洞本、楊州二本，共六種，此外尚有晉藩刻本，丹陽孫氏刻本等。也有翻刻『亮』字全者。然翻本之摹刻、紙、墨、拓工皆不佳，極易辨認。

《大觀帖》因摹刻極為精工細膩，其翻本難以達到這一水平，故比較容易鑒別。翁方綱說：『《大觀帖》每卷前後題目年月，及每帖前銜名，皆蔡京手迹，此即爾曰徽宗瘦金書體也。即以此為《大觀》真本之券，萬無一失。其後重摹者，此前後楷題拙弱之甚，展卷一望便知。』《大觀帖》翻刻本，以明吳縣陳鉅昌刻《太清樓帖》十卷為較佳。此刻後有董其昌題跋，近世所傳陳刻本，皆無董題，這是帖肆割去董刻以冒充宋拓本之故。

除翻刻本外，還有以他本偽刻首尾裝裱成冊，作舊以充《大觀帖》。一般多用舊拓《寶賢堂帖》裁去前題及後題記，重刻《大觀》首尾裝裱成冊，作舊以充《大觀帖》。《寶賢堂帖》的行款和《大觀》略同，容易作偽。翁方綱對此有一段記載：『予方欲取舊拓《大觀》與《寶賢》細對，適借友人所藏舊拓《大觀帖》，諦審之，乃知今世所傳高行而細瘦者，皆《寶賢》舊本，賈人割棄其餘，偽刻大觀年月於末，如是者蓋非一本矣。』（見《大觀帖》第六卷題跋）又范大澈《碑帖記證》云：『今徽人將得孫氏第二卷餘，竟將晉府《寶賢堂》糊版刻之，名曰《大觀》，好事亦購之，良可笑也。』近人張伯英也說《寶賢堂帖》『行之高下，與《太清樓》相似。帖買得其舊拓，往往棄序跋及後二卷，補大觀年月，收藏者莫名其妙，自詡為宋拓《大觀帖》者，十九皆此物也。』這都是以《寶賢堂帖》偽充《大觀帖》的例證。

五、現存原刻《大觀帖》的情況

現在國內外公私收藏原刻《大觀帖》的情況尚不完全了解，過去見諸記載的亦難尋踪跡。目